

新媒介素养：概念与能力框架

李金城

摘 要：通过梳理国内外新媒介素养研究文献，对新媒介素养的概念进行了界定，阐述了两个主要的新媒介素养能力框架。建议相关研究应重视理论的适用性研究与能力框架的研究，强调结合本国实际需求，在能力要素和能力水平两个方面做好本地化研究。

关键词：新媒介素养；媒介素养；能力框架

作者简介：李金城，男，博士，英国中央兰开夏大学新闻与数字传播学院访问学者。（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数字媒体与艺术设计学院，浙江 杭州，310018）

中图分类号：G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552（2017）02-0015-05

新传播科技的迅猛发展不仅在技术上改变了人类的生活，并且更深层次地影响着人类的经济活动、社会结构和文化形态。媒介素养研究是一门新兴的学科，近年在世界各国蓬勃发展，已经成长为一个重要的知识领域。^[1]中国知网 CNKI 显示，截至 2015 年 11 月 20 日，以媒介素养为关键词的期刊论文近 8300 篇，其中新闻与传媒学科方向近 5700 篇。在国内学者持续进行媒介素养研究的同时，新媒介素养的研究开始得到关注。那么，什么是新媒介素养？成为一个具有新媒介素养的公民需要具备什么样的能力呢？目前，国内对这些问题深入的讨论并不多见。本文梳理了国内外与新媒介素养主题相关的典型文献，借助 CiteSpace II 可视化软件，采用文献内容分析法对新媒介素养的概念进行了界定，比较和分析了新媒介素养的能力框架，指出了国内对新媒介素养研究的不足，从重视理论的适用性、重视能力框架的研究两个方面提出了建议。

一、研究思路与方法

检索关键词的设定对检索结果有很大影响，包括 Web of Science 在内的外文数据库中有相当一部分文献使用了复数形式的媒介素养“New Media Literacies”，这与国际上部分学者认为媒介素养是多种能力的集合有关，也有学者将“New Media Literacies”称为 MultiLiteracies。^[2]因此，本研究设定英文关键词分别为“New Media Literacy”和“New Media Literacies”。Media Literacy 一词的中文翻译未能统一，中文检索关键词分别设定为“新媒介素养”与“新媒体素养”。为了获得最全面的研究样本，检索的学科方向设定为研究媒介素养的两个主要学科：新闻传播与教育学。文献时间为 2000 年至 2016 年，通过检索共得到 25 篇学术论文，同时获得了这 25 篇论文的参考文献数据。其中以“New Media Literacy”为关键词检索到 11 篇，以“New Media Literacies”为关键词检索到 14 篇。25 篇中 8 篇为新闻传播方向，14 篇为教育研究方向，3 篇为图书情报等其它方向。在中国知网数据库中共得到 222 篇研究论文。由于论文数较多，且已有学者进行过一定的分析，^[3]因此本研究仅选取 222 篇研究论文中，他引频次大于等于 1 的共 34 篇文献作为样本，这些研究论文被引用共 242 次，平均每篇被引用 7.11 次。

基金项目：本文系 2016 年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移动互联环境下我国媒介素养的测评及影响因素研究”（16YJC860005），2014 年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浙江省信息化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课题“基于 RBF 神经网络的网络舆情危机预警模型研究”（14XXHJD05YB）的研究成果之一。

学术论文的参考文献代表前期研究基础,是论文创新思想的源泉。近几年,以 CiteSpace II 为代表的数据可视化软件的开放使用为我们进行文献分析带来了极大的便利。本文借助 CiteSpace II^[4]可视化分析软件对 25 篇 SSCI 英文文献的参考文献共引用情况进行了分析,以了解这些学术论文共同的理论基础,便于我们快速识别出重要的论著和作者。由于获取中文文献的参考文献数据有一定困难,中文参考文献的共引用并不使用软件分析,而是采用人工分析。

二、新媒介素养定义的界定

借助 CiteSpace II 分析软件对 25 篇 SSCI 论文的参考文献进行共引用分析,结果如图 1 所示。Jenkins Henry 的代表论著,2006 年出版的《面对参与式文化的挑战:21 世纪的媒介教育》(Confronting the Challenges of Participatory Culture: Media Education for the 21st Century)^{[5][6]}共被引用 16 次,具有最高的中心度。因此,可以确定学界认可度最高的新媒介素养定义是由 Jenkins Henry 提出的,即:新媒介素养是青年人在新媒介环境下需要具备的一系列文化能力和社会技能,^[5]其目标是鼓励青年人成为当代文化的全面参与者,从而发展他们的技能、知识、伦理框架及其参与这一新媒介文化所需要的自信,其中“新”字突出表现在强调从个人到社会参与的一个重要转变。

除了 Jenkins Henry 的定义外,Pérez Tornero 提出新媒介素养是经典素养、视听素养、数字素养和信息素养的融合,^[7]这一定义强调新媒介素养应是能够包容之前所有主要素养的综合性素养。然而,这一定义接受程度较低,媒介素养领域和信息素养领域历来存在疆界之争,都认为对方是自己属下的一部分。经过学者的研究表明,媒介素养与信息素养并不是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他们属于不同领域。^[8]目前,国际教科文组织已经将媒介素养与信息素养一并作为 21 世纪需要具备的重要素养之一,即媒介与信息素养。

我国在新媒介素养概念的借鉴和研究方面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34 篇中文论文中引用 Jenkins Henry 定义的论文共 5 篇,包括《21 世纪学习技能:新媒体素养初探》《谈大众传播理论的发展——新媒介素养》《我国网民新媒介素养研究综述》《西方新媒介素养教育:现状与趋势》《传统媒体人急需提高新媒介素养》。《21 世纪学习技能:新媒体素养初探》同时借鉴了 Pérez Tornero 和 Jenkins Henry 的定义,被他引 11 次。《信息过载时代的新媒介素养》一文将美国新媒体联合会于 2005 年发布的“21 世纪素养”作为“新媒介素养”的定义,也得到了部分学者的认可,被他引 10 次。个别国内学者也提出了自己的定义,代表性的研究如《全媒体时代的新媒介素养教育》一文,将新媒介素养定义为公众接触、解读和使用新媒介及新媒介信息时所表现出的素质与修养,^[9]被引用 36 次,成为被引最高的学术论文。在 34 篇论文中,有 13 篇未引用他人也未提出自己对新媒介素养的定义。

三、新媒介素养能力框架

经过上述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无论何种新媒介素养的定义,均可以理解为对一系列能力要素的描述,这些能力要素是针对特定对象,专为达到特定目标而设计的,要素之间存在联系,并具有一定的水平要求,本文将这一能力要素结构称为能力框架。能力框架是媒介素养、新媒介素养概念的进一步细化,是理解概念、进行理论和实践研究的关键,也是新媒介素养丰富内涵的直接表现。在本文选取的 25 篇 SSCI 学术论文中,新媒介素养能力框架的研究不多,本文主要介绍和分析由 Jenkins Henry 与 Tzu-Bin Lin 分别建立的两个能力框架。

(一) Jenkins Henry 能力框架

Jenkins Henry 提出新媒介素养概念的同时,也最早提出了青少年必须掌握的 11 项核心技能,即本

文所指的“能力框架”，如表 1 所示。他认为这 11 项技能是在课堂上所传授的传统素养、研究技巧（research skills）、科技技巧（technical skills）和批判分析技巧（critical analysis skills）基础上构建的。Jenkins Henry 对每个能力要素进行了定义，例如“游戏”指青少年认识事物和解决问题的活动，例如拆装物品、探索手机按键等类似游戏的活动都属于此类。再如“表现”是指转换身份的能力，例如在线游戏或是角色扮演。可见，每项能力要素均是对特定人群即美国青少年的要求，具有明确的地域和文化教育背景特征。由于 Jenkins Henry 并未对这些能力要素之间的关系进行界定，也未对这些要素进行分类，该能力框架结构简单，可操作性不好。通过对本研究 25 篇 SSCI 文献内容分析后发现，2006 年至今，少有学者在此能力框架基础上进行整体性优化或者本土化的研究。

表 1 Jenkins Henry 新媒介素养能力框架^[6]

能力要素	要 求	能力示例 ^[10]
游戏	同环境一起做实验并将其作为一种解决问题的方式	通过拆装来了解某物体是如何工作的
表现	为了发现和即兴表演而采用其它身份的能力	为了体验新事物或者解决问题而采用不同的身份，例如在线游戏、角色扮演
模拟	解释和构造真实世界的动态模型能力	喜爱类似 FIFA 足球，模拟城市等模拟游戏
挪用	抽取有意义的媒体内容，进行内容的重新混合	综合他人的公开作品来完成自己的创作，例如混合音轨、艺术拼贴、视频剪辑
多任务	洞悉周围环境，根据需要转移注意力	听音乐的同时能够把功课做好
分布式认知	与能够扩展自己智力的工具进行有意义的交互的能力	想了解更多关于这个主题时，通常都知道该怎么做或者向谁咨询
集体智慧	与他人一起朝着一个共同的目标探索并切磋知识的能力	乐于同其他人一同工作
判断	判断不同信息源的信度和效度	能够有效决定通过网络获取的信息是否正确和可靠
跨媒介导航	在多模式中跟随故事情节和信息的能力	能够在不同平台（TV、杂志、网络、社交媒体）上跟随自己喜爱的节目、演员、音乐家
网络	查找、综合和传播信息的能力	乐于在社交网络上分享喜爱的链接或者有创新的作品
协商	在不同的社区间穿梭，挑战和尊重多种视角，把握和遵守规范	通过上网、在线游戏、参加在线社区或论坛学习有关其它文化的新知识

（二）Tzu-Bin Lin 能力框架

Tzu-Bin Lin 等学者在分析前人对媒介素养和新媒介素养能力框架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多维的新媒介素养能力框架。^[11]该能力框架包含两个维度方向，即消费型→产消型^①，功能型（基本型）→批判型，新媒介素养被划分为功能消费型素养、功能产消型素养、批判消费型素养、批判产消型素养四大类。消费型素养和产消型素养用于区分在传统媒介环境下人们的信息消费活动和新媒体环境下人们产消合一活动的不同。功能型素养和批判型素养是用于区分人们的基本认知与技能同独立思考、分析、综合等批判型能力的不同。四类素养分别包含不同的能力要素，共有理解、分析、综合、评估、生产等 10 个具体的能力要素，如图 1 所示。Tzu-Bin Lin 对每个能力要素进行了详细定义，以便于对四

① 产消（Prosuming）的概念源自未来学家托夫勒所提出的产消者（Prosumer），是生产和消费英文的合成。

类素养进行详细界定，由于篇幅所限本文不对每项能力要素进行分析。可以看出，该能力框架根据传统媒介环境与新媒介环境下传播模式的不同对中学生需要具备的能力进行了分类与分层，强调了新媒介环境下中学生“创造”、“参与”、“生产”、“分发”能力的不同内涵和所需能力水平的不同要求，具有更好的结构和可操作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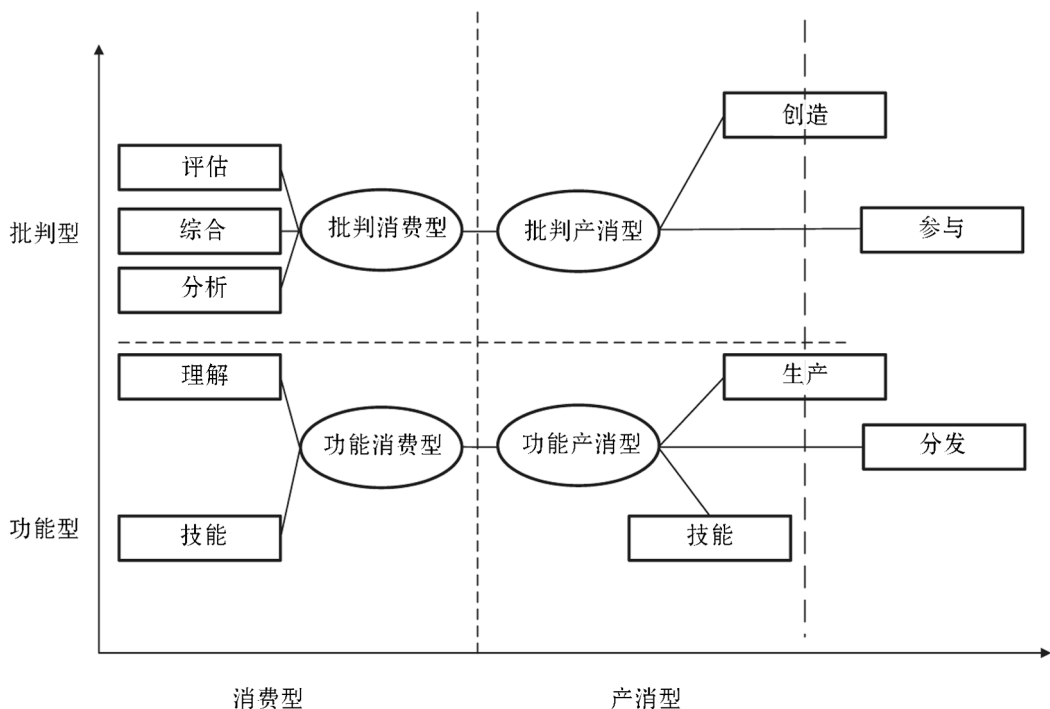


图1 Tzu-Bin Lin 提出的新媒介素养能力框架示意^[11]

通过能力框架的分析便于我们更深入地理解新媒介素养的定义及理论模型，能够清楚地了解青年人应该具备什么样的能力。需要强调的是，在借鉴和研究其定义和能力框架时，既要注意能力要素的适用性，也要注意能力要素的水平要求。例如，Jenkins Henry 所提出的新媒介素养定义以及能力框架的设计是针对美国 20 岁以下的青少年，当采用此能力框架研究中国大学生这一不同目标人群时，既要逐项考评能力要素的适用性，同时也要考虑对能力要素的水平高低进行调整。

四、建 议

目前，在理论和实践上，对于“新媒介素养”并没有一致的定义或操作化说明。由于媒介素养、新媒介素养的研究源起西方发达国家，国内的研究刚刚起步，存在一些方面的不足，本文对新媒介素养的理论和实践研究提出以下建议：

重视概念与理论的适用性研究。无论是新媒介素养还是其它素养，都可以描述为若干所需能力要素的集合，凡是能力要求往往都针对比较明确的目标对象，而不同目标对象应具有不同的能力要素，或者不同的能力要素水平。针对特定研究问题，必须明确概念与能力框架的适用性问题。特别对于引进的概念或模型，更是要结合本国实际需求，在能力内容要求和能力水平要求两个方面做好本地化。

加强能力框架的研究。国内对概念的理解往往容易停留在文字定义的第一层面，少有重视能力框架的分析与研究。正如前文所述，新媒介素养的定义与能力框架一起构成了新媒介素养的理论模型。相比定义与概念，新媒介素养的能力框架更为重要，是概念与定义的细化与深入阐述，也是实证研究的基础。尽管国内个别学者能够结合一定的实际，提出有影响力的概念与定义，但是由于缺乏进一步

将能力框架细化与科学界定，导致其所提出概念或定义的辨识度不够。缺乏具体可行的能力框架也必定会影响理论的实际操作性，反之也影响了理论自身的发展，这也是影响我国理论创新和实践发展的重要瓶颈。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相比新媒介素养，媒介素养这一术语并不代表传统的，或者是过时的。例如，若使用“Media literacy”和“Media literacies”为关键词，以相同条件在 Web of Science 中进行搜索则会得到 428 篇新闻传播学与教育学的研究论文，可见新媒介素养研究论文仅仅是很小的一部分。可以肯定的是，媒介素养仍然是国际学术界最认可的术语，其内涵在与时俱进地不断更新与变化，新媒介素养是其发展中的一个重要部分。总之，我们需要把新媒介素养研究的“新”字体现在本土化的变量，即科学、系统的能力框架方面，体现在科学的理论模型方面。在笔者看来，媒介素养、新媒介素养的研究要求我们能够与时俱进地洞悉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科技之间所发生的信息传播模式变革，并将这种变革对人的影响和要求转换为科学的、切实可行的能力要素，致力于教育人们不断提高这些能力以适应社会的发展。

参考文献：

[1] 洪浚浩. 传播学新趋势 [M].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4.

[2] Dawson S, Siemens G. Analytics to literacies: The development of a learning analytics framework for multiliteracies assessment [J]. *The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Research in Open and Distributed Learning*. 2014, 15 (4) .

[3] 李冬霞. 我国网民新媒介素养研究综述 [J]. 软件导刊, 2014 (2): 16-18.

[4] 陈超美, 陈悦, 侯剑华等. CiteSpace II: 科学文献中新趋势与新动态的识别与可视化 [J]. 情报学报, 2009 (3): 401-421.

[5] Jenkins H. Confronting the Challenges of Participatory Culture: Media Education for the 21st Century. An Occasional Paper on Digital Media and Learning [J]. *John D. and Catherine T. MacArthur Foundation*. 2006.

[6] Jenkins H. *Confronting the challenges of participatory culture: Media education for the 21st century* [M]. Mit Press, 2009.

[7] Pérez Tornero J M, Celot P, Varis T. Study on the current trends and approaches to Media Literacy in Europe [J]. *Bruselas: Comisión Europea*. 2007.

[8] Lee A, So C. Media literacy and information literacy: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J]. *Comunicar*. 2014, 21 (42) .

[9] 余秀才. 全媒体时代的新媒介素养教育 [J]. 现代传播 (中国传媒大学学报), 2012 (2): 116-119.

[10] Literat I. Measuring new media literacies: Towards the development of a comprehensive assessment tool [J]. *Journal of Media Literacy Education*. 2014, 6 (1): 2.

[11] Lin T, Li J, Deng F, et al. Understanding new media literacy: An explorative theoretical framework [J]. *Journal of Educational Technology & Society*. 2013, 16 (4): 160-170.

[责任编辑：赵晓兰]